

參加美洲交大同學會 第四屆聯誼會之觀感

陳廣沉

一九八〇年八月廿二至廿四日美洲交大同學會在波士頓開第四屆聯誼會，個人參加者除美國同學外，有加拿大、南美洲，臺灣、日、韓、香港、泰國、新加坡、印尼等國之同學。團體參加者有上海交大五人，北京交大、西安交大、峨嵋山交大（唐山交大移去者）各三人，新竹交大七人。到會同學約二百人，連家眷約四百人，濟濟踴踴，歡聚一堂，為交大在美洲空前之同學會。我得參與其間，深感榮幸。同學見面，無論識與不識，無論年紀大小，無論科級上下……一見面就有一種親切感，問生活情況，問修業進步，問親戚子女……談之不休，祇恨時間太短，不能個個作長談！熱情流露，發自五中，到會同學無不由衷愉快老者都被尊為前輩，年輕者精勤服務，抖擻精神，象徵了中華民族前途之光明在望，潑歎盛哉！

學長歐陽藻在大會上發言說「廿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真對。大會中還有一個特點是空前的，中國人在美國的集會無論大小都以英文為主；最高的集會是聯合國大會，那個會的法定語文為中英法俄四國語言文字；但中國代表向不用中文發表演說或意見，無論老少都用英文；於是乎寧波文的英語，湖南腔的英語……，都在大會中獻醜！不但如此，所有民間各會，不開會還好，大家還說中國話，一開會非說英文不可，同學會如此，同鄉會亦如此；榮譽學會如此，社交集會亦如此。每次開會祇有幾位能說英語的發言，其餘的都聽着，即有意見亦不發表，大家面面相覷，場

面冷落；我到會甚多，無不如此，真大殺風景。這次不同了，一開始由會長王安致開會辭就說國語；以後接下去無不以國語表達中辯起來，說得頭頭是道，而且大家爭着發言，場面熱烈。就這一點看來，中國語言在美國集會中重視了，說話自由了！不再扭扭搥搥，大腳裝小腳了，這是多麼痛快的事。

中國的語言文學真了不起，自伏羲氏製八卦起就有五千年以上的歷史。周文王訂六十四卦名稱時距今也已三千年，你想那六十四卦的名稱，個個都是抽象名詞；這些抽象哲學名詞就有了三千年歷史，那一國的文字有此等悠長的歷史！再說伏羲氏、周文王這些老祖宗的腦筋是多麼神妙，他們的八卦六十四卦裏包涵了多少學問，不但將仰觀俯察一切景象記載在內，而且他們所運用的數學，就真了不起；他們裏面含有代數學、二進位學，甚至於電腦所用基本符號陰與陽，正與負0'與一等等皆包涵在內。諸位想想：五千年前的茹毛飲血衣不被體的原始人有這樣的腦筋，你佩服不佩服！再說這些智慧結晶體都有遺傳性的細胞 Gene，如果好好運用，可生出不可預料的結果。我們就拿在美洲的交大人為例來說明：

「交大在美洲」是這次聯誼會的主題，讓我們細細觀察在美洲的交大人如何生活？如何幹活的？教育有兩大目的：第一目的在叫下一代個個能自尋生存 Survival，不依賴社會的資助，也不為社會之蠹不為強盜、不為賊。關在牢獄裏的美國人每年生活費為二萬元，係國家無生產的支出。第二目的在叫下一代的人個個加入生產隊 Functional；至於個人自己的最高成就則全靠他或她自己的選擇與機運 Choice and Chance，教育不能負完全責任。在美洲的交大人與其他大學的中國人一樣都能自尋生存，並且都能加入生產隊。有許多造詣甚深成就甚高者，除已得諾貝爾獎之李政道、楊政寧、丁建中外；我交大人有大西洋岸的沈家楨學長，太平洋岸的林同棧學長，以及在波士頓揚名的王安學長等，都具有特殊的腦筋，所以有特殊的表現。五十年代以後來的交大人以及其他學校來的中國人都成

了大量生產的Ph. D.，這一批大量的 Ph. D.在社會上形成一個特殊階級，不但為中華民族造就了許多人才，也代留美的中國人提高了的地位。他們固然有深湛的根基，而且有特殊的機遇。在老一輩來美留學的人，畢業後都忙着回國加入救國生產隊；但這一批學生畢業後無國可歸，也無救國生產隊可加入，照理該流落異邦為難民；但美國上下重視教育而鄙夷歧視，凡有資格考試得前茅者均可入博士班，同時為助教得生活費。這班畢業生終日以書本為生涯，考試都在一二名或五名以內，於是暫不回國，且讀個博士再說，乃使博士充斥，男女都有，每家子女中有兩三個博士者不算希奇。得博士後到科技機關報效往往被錄入優先，於是中國人智慧無意之間被美國人發掘出來。美國同年級人為什麼不幹個博士呢？他們得學士後即找事，做事後，兩三年即找入高級收入階層。叫他再去讀博士班，他固然無此心情，亦無此腦筋，而且每年丟下好幾萬收入，再送學費給學校去讀書，豈非笨焉！中國人正相反，畢業後找事找不到，移民局不許可做事，做事算犯罪，要驅逐出境，死路一條，不得已加入博士班另有出路。其餘年事較高而告老退休者，或賴養老金退休金生活，或由子女津貼過活，既未流入餓殍，亦未淪為蟲蠹，而生活自由，衣食住行無缺，海闊天空，相安無事，有錢則大吃，無錢則小吃；有閒時打個長途電話找同學瞎聊；有精神時則找個題目做做建設性的文章；很少閒得無聊的，他們還忙得很哩。如趙曾珏學長，他念佛、他讀經、他研究電腦，還指教各大學有電腦班的應如何教學，他年年奔走為國家忙建設，開工程會議，他已年近八十而不辭勞苦如劉軒吾學長，他的兩隻手巧，他自己用手建築起一間養花的暖房、自己修理自己房子屋簷隔漏、自己裝暖房的爐子、種花，有牡丹、芍藥、梅花、金桂、蘭花、曇花、天竺、紫籐。種菜，有青菜、羅卜、黃瓜、絲瓜、扁豆、毛豆、四季豆、番茄，樣樣齊全，自己吃不完送人吃，優哉遊哉。如歐陽藻學長，他閒來無事就吟詩寫字以自娛，享受四大自由。話又說回來了，在美國生活，並無絕對自由，譬如在美國穿衣服就受美國

衣服商的絕對專制；女孩子穿的迷你裙迷你褲，如你不會自己做，你不願意穿也得穿，因為到處買，買不到別樣女褲女裙；再說男人所穿的褲子罷，牠那褲襠的拉鍊愈來愈短，簡直受罪，可是你買不到長的，他們祇賣這一種，豈不是專制嗎？何嘗有自由呢？就是在美國，自由也有限度並不能有絕對的自由，可以為所欲為的。

再看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臺灣來美國深造的交大人；他們除具有中國人全有的老祖宗遺澤，就是那中國人所同有的 Gene 以外，又加了特別訓練及特別準備。他們在學校中所得的科技課課程成績與美國各優等大學學生可以媲美外，他們畢業後要受兩年軍事訓練，藉以鍛鍊身體，並體驗社會各階層的實際情況，完畢後，還要受美國大學所必需的「托福」英文考試，及格後方許出國入學，他們的身體比我們當日的強健，他們的常識比我們的豐富，他們出國時的英文說寫都比我們那時好，那他們的造詣自然比我們的高深。我二十年來看他們的成長，看得非常滿意，恨不得我們能返老還童再來一次從頭訓練。我看他們剛來時處處小心謹慎不敢大意，租一個房間住，省吃儉用，努力用功，等得到 Ph. D. 後即到社會做事；如果此時尚未有車，先買一輛二手舊車以備行路，以後就交女友、訂婚、結婚。婚後租用小公寓，有時兩人同時做工拼命掙錢。等到有喜，就租用較大公寓或買房子；生子以後則一切如願，更安心做事，追求人生快樂。這是美國人成長的過程，中國人亦如此。他們安全了，他們以為人生就是如此了，以後就一代一代傳下去。

這是交大在美洲的生活型態，並無什麼驚人之處，但他們無憂無慮，不愁衣食，更不愁有人奪取他們的自由，箝制他們的生活，他們在行業中都掙到了地位，他們不愧不怍，不卑不亢，就這樣平平凡凡過日子了。但是老老少少在美洲的交大人中國人，有共同一個缺陷，那就是沒有根！無論你幹得多好多好，你午夜醒來，總想到沒有根！這就是我們當年老留學生

有一個一致的行動，畢業後就回國，那裏有我們的根。信筆至此，悵然良久，波士頓這次聯誼盛會，歡聚一堂，頗能慰藉鄉國之思。個人深信物極必反，民主、安和、樂利，必能使中國人在廿一世紀中出人頭地，將老祖宗遺給我們的世澤發揚光大。

（編者註：陳學長原文極精彩，因限於篇幅，被編者剪裁得遜色不少。特此致歉）

詩翁歐陽藻學長參加大會時即席揮毫賦詩如次：

旅美西屆聯誼大會有感
 感念空前大火光 聯誼四屆我深長
 峯迴舟程佳客至 歡聚一堂我深長
 故知別久遇他鄉 共奮逾垣喜欲狂
 論古說今懷母校 人人語重復心長
 廿四遊船早占詩
 波城舊地不重遊 交大同仁濟一舟
 海闊天空謀穩事 星移物換幾經秋
 來時陸續去處 無限離情心內鐘
 道別為身之珍重語 共期早日再重逢
 民十六級 歐陽藻 席承白 白

美洲交大校友 第四屆大聯誼會散記

時間是一九八〇年八月廿二日下午開始，至廿四日下午二時半散會。地點是美國麻省天恩賜堡王研究所，人物是四方十面來的交大人。所謂四方，是指美加兩國東西南北，十面是說環球均有人來，共約四百餘人。濶別的朋友相逢，情景很是熱烈，有人說，真像過年，我說像小時候過年，小時候過年最快樂了，不用上學，有吃又有玩。我們年歲大的因為歡樂，變得年青了；年歲小的又都生氣虎虎，彬彬有禮，成長為大人。交大校友這個大家族，兄弟姊妹歡聚一堂，好不開心人也！

在登記和繳費的櫃檯旁，有一位很年青的校友羅沛華，新竹一九七六控制系，來和我招呼，他自我介紹，我友謝樵是他大姨母。謝樵是李紹偉的夫人，李紹偉是上海一九四〇鐵管系，李謝聯姻，我是大媒人，不是吹牛，屬於百分之百的真媒人。那是廿多年前的往事，羅沛華長大了，謝謝他，還記得我，我見到他時，他大約不足三歲，光陰似箭呵！

辦完到會手續，去到交誼室中，他鄉遇故知，一片喜氣洋洋。一位卅七級校友夫人，見到她卅多年未謀面的親大哥，兩人抱頭喜極而泣。交誼室中，一時情緒激動，許多人陪着落淚。令我想及胞弟葉自儀（一九三九上海電機系動力門），姊弟多年無音信，剛有消息，就聽說他病重，是肺氣腫和心臟病，在哈爾濱，那兒氣候，一年之中有半年冷天，那對患肺氣腫氣喘病的人最不相宜，我惟有默禱雙親在天之靈，保佑他渡過這場大病的難關。

在本屆聯誼會期之中，食住行都照顧得十分週全。

廿二日晚餐是中式自助餐，廿三日晨美式早點，咖啡與茶，中午美式